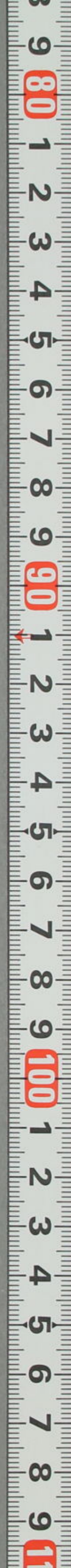




袁中郎先生全集

後學賀熙齡
題籤

~ 16
2676
13



16
2676
13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尺牘

寄同社

第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二十一 尺牘



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
向後景狀若何先此報知。

寄散木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
成。卽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
不成。卽當一意蹴鞠搗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
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
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一不成兩不就把精神

亂拋撒也。知尊多藝故此相砥勉之哉。

家報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兒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
如沙。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
人中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
矣。三哥頗爲同儕所推許。近日學問益覺長進
。昨梅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尙未及行。梅
真正好漢也。兒恨不識其人。三哥識有餘而膽

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叅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塞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龔惟長先生

數年間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曰極世間之色

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交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

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
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
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
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
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若
只幽閒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
可爲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場輩皆信
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隣某

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邱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
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
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
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
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
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

往時攜侯子登虎邱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
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
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
落莫也

毛太初

第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
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鋪河畔
三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

如何大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
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
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
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
錢囤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酒大
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第屈指平生別苦唯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

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
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卽弟亦不知
所以也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
矣惜哉此將軍無緣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
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叔

金閭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
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

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
陌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邱之石此自遊客之
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
利舌之刁民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
有于令令何關於蘇哉聚首邨中一樽一杓便
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
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
來春吳縣堂上尙有袁知縣腳跡不

江長洲進之

雖說吳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
虎邱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
知也

龐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尙負
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
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筓唯命

楊安福

燕中讌集畧見高雅然尙未得盡傾腸胃喉中
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尙鬱鬱胸臆
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
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
邪抑令苦人耶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
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閒伎倆古今人不相
及豈直倍蓰哉

吳因之
前與顧湛菴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來所未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神王惜緣慳耳因之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即頭陀即行年四十脚跟不定待何時定若弟則願爲人中牛馬天中修羅法中散聖雖不知于大道如何爲弟受用如此足矣世無海若故河伯傲然自足願請益焉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何俗語云鵠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悔耳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首以逍遙

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
其可籠必鵝鴨雞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
馬耳何也爲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
之瓠浮游於江海參天之樹逍遙乎廣莫之野
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
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
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對大人
言則小人也第小人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分

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况可知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小修
向日許可之不謬也第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
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
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藉之徒是也上下幾千
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摩馬
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

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無所忤

然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爲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

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
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
之腰縮于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
若復隔世夫伯鸞傭工人耳尙爾逃世彭澤乞
丐子耳羞見督郵而况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
作吏此中尙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
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
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

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幸勿笑其
迂也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
遼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溺壺恐終以堯率悅
爲文章僧耳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奈奔走向何耳家弟爲梅

大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懽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吳轉首卽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此幸牀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千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宦味真覺無

何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於如此可發一笑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可與語者徐叅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何物靈異出此三物奇哉怪哉王衷白無疑可破何必破疑蕭元圃本無疑何必求疑爲我拜上二公只硬不疑便是佛瞿洞觀過蘇自笑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氣耳顧湛菴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吳中運糧僚佐至京師者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三
三
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閒官何惜一張紙一硯
墨數行字乎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
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
之難也遊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軒霞舉
畧無些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
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

能堪幾許煎爍油入麪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
落不可得矣近日焦朗生過吳頗有高識其意
氣凌厲一世殆難爲敵屈指當今儻人首小修
次長孺生復爲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矣朗
生又嘆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翼軫間稍有氣
色耳然乎否耶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

事者非生事卽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
以一簡持之頗覺就緒但無奈奔走何兄老吏
也有可以請益者不妨教我長思雋人東上括
蒼不知唾落幾許珠璣有便幸賜我一二顆

屠長卿

欲與長卿一別而竟未能俗吏之縛束人甚矣
明年將掛冠從長卿遊此意已決會湯義仍先
生幸及之

答人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
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留
連深夜亦復頽然今足下所頒適中鄙人之嗜
敢自外乎三都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敘足下
殆者其將隱乎當爲足下傳之

陳志寰

相別便已半載尙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

身日錄卷之三
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可與譚者否生
在此繁苦不堪道大畧雞鳴而起三更而息每
困頓時輒思世間有長夜鼾睡者不知定是何
福修得其視尊兄作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
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苦樂豈直仙凡
之隔哉舍弟好遊固其一癖自京都走塞上入
秣陵弟迎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遊素聞新
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弟不

過欲遍遊名勝採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抽
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爲幸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卻苦因矣既忘卻苦作官何難弟是
以喜然忘卻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
大懼也何也人未有不偃僂其腰足恭其面苦
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
台八座者也必百苦備嘗而後台座可望是在

嘉中自先生全集卷三十一
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亦何爲而樂地獄也哉。

龔惟學先生

瓜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爲之痛平日不慣惜別今若爾人到若處情自深耳又三哥從濟寧來途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感之深至臨清行李不戒僅以身免此時攜燕玉住衙齋頗過快活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蔣

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徽州去矣嘉祥名區日又事簡民淳可臥而理但函牛之鼎而以烹雞無亦非其在乎令吳無甚難事無奈近日歸興濃何最關情者堂上垂白之人想尊此念更深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苦何可戀而人貪之若是愚矣哉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祥自昔產麟當爲新夫人券

管寧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
衝要之區朝夕止供僕役君弟輩是也其人最
苦最下才令雖當繁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
折遊刃有餘力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後
而骨髓竭於內鬚髮枯於外矣雖可喜亦可憐
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地門無過客巷無爭
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於昔人而循良聲譽常
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出鳧入鳥然而栽花鳴

琴則已寬然有餘閒矣聞龍門簡甚兄復多才
弟且爲兄券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斗酒柏勞
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第自雲中歸極口稱梅開府才畧蓋世識見
絕倫且意氣投合不減龐道立之過于節使也
所不同者于公疎開府密于公急開府緩于公
一揮千金開府衣無重帛生之校量兩公如此

言目外全集 卷三
公自度與頓孰勝而孰劣哉古之英雄知此道者曾有康樂唐卽于公宋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不一二屈不圖今日於明公見之快哉聞近日鄉思頗切然不光黃之間有隱君子焉歸而與其徒醉酒逃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塞上也如何吳令繁衝苦痛入骨沒奈何只得低頭做去終是措大無遠志耳顧冲菴曾一過蘇與舍弟在虎丘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

舍弟邀入武林去矣

湯義仍

近况如何長作此官况當不甚佳然僻在萬山中無車馬往來况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坐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囚。若爾弟亦管得着矣。賜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卻寫不盡俟異日面譚永嘉黃國信佳士也千里而見袁生又知慕義仍先生者此其人豈俗子耶科中郎之屍可倒

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管東溟

天臺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箇圓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慎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垂手爲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卽

教教卽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卽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卽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滅廣文苜蓿乎得手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

弊孔盡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
而尙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不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佳
詩上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第極寶之園罷
卽襲之笥中矣家第嚮承翦拂近深相企慕不
勝望岫之歎世俗諱談藝自其常態若舉世喜
談之藝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間紅出看
西山碧此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
樂令吳只得箇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
太湖觀七十二峯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
天池硯石諸山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
過客如蝟土宦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
無論卽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

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
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
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
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
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
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
當于心矣三哥住衙半年甚快活別後不知作
何景象時家下有人至外祖母舅俱有書報平

安外祖紙尾尙作小楷二行真地行仙也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
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
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
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
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爲侶有稍
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惟恐不遠然則人

無如苦何耶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吳若矣當
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少焉入衙齋脫
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
色卽此色耳不暇求音卽此音口不暇求味卽
此味鼻不暇求香卽此香身不暇求佚卽此佚
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卽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
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
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

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
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于苦故不畏苦
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
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幸
教我

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
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爲

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
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
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
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
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牀銅柱刀山劍
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只胡亂
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
事何不可爲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拚着便做他
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
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
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尙恐
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
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
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

沒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
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
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抑損
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
海遇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
勝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其

呈者不肖便書紙尾云鄉遙心懶忍作宦遊之
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
肖方寸大約盡於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
真絕裾之忍高宏景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
慚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
者可能一日安於地方耶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潘去華

海內人士不肖踏幾半矣如丈廓達爽朗真不

可多得當由多劫不曾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
紗帽氣故耳。卽此便是踞毘盧頂坐獅子王位
而丈尚爾徘徊於色界諸天五欲之場雖菩薩
寄位不分染淨然亦是門外草菴耳安可遂認
爲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爲閣部大臣子者大則
陰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榮且遇矣然而
有志之士寧求一舉寧作一秀才雖公車屢誦
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各有出身之路也

今明明一尊大佛不自招認而必欲借庇蔭于
他人丈或別有授記耶抑欲借此以覺悟愚蒙
耶若爾則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窺
測也桃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終要自己
尋一出頭或仙或佛決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
質之了凡先生如何旣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
蓄便當吐萬惟裁察

徐少府

誰不樂作官第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爲亦無
味矣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
吐必且嘔噦隨之至於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
肖日夜所痛心者也箭旣離弦無返回勢幸裁
察

朱虞言司理

連曠不得請嘔血症遂大作近已作牀褥中物
不知可得起否懷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

之事苟未免有腸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惠
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爲天今
有懷不能宣有性命不能保縱三公猶爲賤也
况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寄多憂何爲走能有
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爍耶

曹以新王百穀

連日頭眩目昏嘔血數斗恐遂不能起未免以
墓文累大筆也奈何哉奈何哉不肖此時唯首

邱是望報劉又屬第二着矣嗟夫聖明在上小
臣雖不敢效彭澤之顰曳漆園之尾然亦安可
以性命殉官爵耶

方子公

小兒子未落胎毛詎識之無公非爲上大人師
者病中鬱鬱無况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雖懷
朱育之奇媿非侯巴之問謹令家僮下榻設臯
比以候

王衷白

聞近日精進甚何無一字相示弟自去秋百事
叢冗中忽然悟得身在吳縣作官比來舌頭已
入口內眉毛亦閣眼上矣不知衷白頭顱已覓
得未有便報我空書遞上甚不雅觀然亦不敢
說窮平生最嫌哭窮的人今日安可效之笑笑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

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
若得此人學道所就甚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
間耳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
玉蘭作師矣可無弟子宋禕平傳語柱下尊極
圖之海內豪士如吳江靖江諸君俱死矣止彭
澤在耳吳人張隱君有言吾積財以防老也積
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
者謹緘二語獻上第轉呈之

家報

近日與諸舅尊作禪會尤是樂事有一分樂一
分有一錢樂一錢不必預爲福先兒在此隨分
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要潤家要買
好服飾心事豈能脫灑如此耶田宅尤不必買
他年若得休致但乞白門一畝閒地茅屋三間
兒願足矣家中數畝自留與妻子度日我不管
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

憂復何爲哉

朱司理

冊葉八紙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張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雋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出其右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曹魯川

走弱冠卽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爲秋晝

之禪而爲夜是也旣謂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闇是故有脫屣去位者則亦有現疾毘那者有終身宰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可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卽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

礙也卽進卽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
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
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真謂諸
教之外別有一圓教哉政以隨根說法故有此
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卽是圓何必
捨小圓亦是權何必取圓尙無有深何有於淺
華嚴迴出常情政在於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
河神飛行夜剎大刀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

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毘盧遮那見
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爲
小乘而圓教爲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
傳虛証實故有此謗法之譚試看通玄解中有
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真有小始等教又自有
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
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
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

矣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無礙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去卽是是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論及華嚴法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華嚴文僅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強起草草奉復

張幼于

走支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

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淡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趨便作馬牛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汗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因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

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旣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尙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癆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顰學元亮之步哉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佳作不甚技癢上官迫第甚奈何

稽康平生不肯弔喪弟最不喜爲壽文幸轉求
之有暇過我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爲睡魔所尼
思此時與女安先生婆婆綠葉陰下不啻仙矣
腰肢作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吳曲羅司理

朱魚六尾謹專人賫上其佳惡俟明公鑒定不

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識鑒不精倘
貽明公之笑將奈何

伯修

陶石簣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衷白尙未點
差此是好消息凡朋友相對時覺甚容易別後
甚難爲情何況學道人又以友爲性命者乎石
簣約以初秋會於石湖虎丘之間此中望友如
望歲不知何日得了縣債放開無量口吐出廣

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與諸上人對談也

皇甫二泉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佞恨病不深耳但得長病卽是閒人

聶化南

丈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禪角帶毀爲糞箕但辦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爲

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覓顏色哉丈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爲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無爲名尸珍重

與友人論時文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

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于漢
謂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
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
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天地間真文
漸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
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
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
子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

爲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
不知有時也安知有丈夫沈之畫視之字今也
然有僞爲吳興之筆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
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僞爲古鐘鼎
及哥柴等密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
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贗法帖
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
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

也哉

陶石簣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卽悟悟卽了今不疑又不了此何說哉第猶記少年未上公車時聞燕都壯麗日夜歎羨及戊子之冬計偕至京見其人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地初無甚異不覺大失望纔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盡棋盤街看盡八九

條衢衢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師想矣今兄已到順城門內决無再有一京師之理矣何爲而不了哉伯修書來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兄此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乞一的示弟前者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閉門兩月復出視事弟意甚不快此時尙欲乞歸無人能爲地者聞新直指爲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許弟卽杜門以待大官誰不願做然

大官累人遠不如閒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近日得卓僧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

陳志實

徽州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談者稱不容舌足驗吾兄道力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

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卻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蝟列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懲刁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措刑止辟種種姑息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銀有甚麼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爲礙矣諸如此類

不可殫述沉淪百劫浮蕩若海皆始於此雖然
世豈有貪酷不事事可一日安于民上者乎則
中郎此言未免爲無忌憚小人增一番口實矣

孫太府

走以謗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比匪獨
青雲思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
意明公趣深林泉興衰圭組拂衣東歸如脫羅
之鵠潛翮之鳳致令走黃口奪乳生盲失怙宦

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旣去此後將不知飄泊
何所矣昨聞榜人夜發走狼狽奔馳莫知所措
纔抵尹山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愴然而返
走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
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走也不敏
願隨後塵

陶石簣

家子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騎瘦馬走長安

布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第望
山人來如渴今月內鹽使者方按部駐崑山計
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爲期如
何但考察正是閒時蘇至崑復甚近此時至吳
第爲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閒尤
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
候山人于虎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走病瘡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爍石
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夫
司命可以罰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瘡也毒哉蒙
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
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
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是罪

朱司理

走病十不能去二三聞楚然之音尙爾驚怖况

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溼痰如塊橫注胸中蓋
自復瘡來尙未下榻止劉醫輩從牀臥間診視
卽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龍鍾辛楚畏風日如
強敵不知何日可得稱人荼毒哉

沈何山

阿三自吳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游也得
良友二何山儻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
氣相與則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去歲九月從

大同來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彰郡至今歲三
月始歸三自稱所得佳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
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校書通州則顧侍郎
會稽則陶石簣杭則大小虞郭則潘去華客路
則蔣蘭居焦三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
傾蓋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
足跡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笑

何湘潭

袁中書先生集卷三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
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
慨顧安得如仁兄所云云哉吏情物態日巧一
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更
復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藉甚又
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爲苦
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多
少耳天池佳者得十斤付去役焦老師處曾起

居否

董思白

青牛過函谷而闕尹適病雖走之機緣未偶然
爲尊丈省五千言著述之苦矣走一病兩月無
復人理隨卽將乞休去泉石鐘鼎意趣別矣何
日得把臂揮塵共探玄旨耶

朱司理

走病實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

日內聞赴閻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死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吏令得早離任爲幸與明公文瀝肺肝若重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絕因思前外大母仙逝時甥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匏繫姑蘇隔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哉痛哉然

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壽官至方岳玉樹滿庭優游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貴福緣報緣止此矣當復何望獨學問一事未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盼之間光影已失甥頭才有二毛矣可慮哉瘡病雖稍痊大不堪勞又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乞休若得如願尙當與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位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官

只爲妻子家人然奔波已甚求名只爲一生官位然焦蒿已甚縱位至台鼎名加孔墨所樂無幾喫苦已多只是愚人不省耳知者一眼看得破也三舅尊念當窮甚然尙有爛谷千斛可賣若甥此回直從天寧洲借盤纏耳借來借去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以此知甥尤不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猪狗輪轉安有極耶

欽叔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於下手不知公何以措辭大約善人是狂有恒是狷無恒卽鄉原夫無恒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走譽比善人有恒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跡彼卻步步學堯舜有恒踽踽涼涼彼卻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惡正惡其源頭不清耳若是尋常虛誇的人則見者聞者皆知

惡之奚煩大人口頰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卽什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有此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當無奉倩傷生之戚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書金碧經一吳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

成一段佳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近日學問如何前陶石簣兄弟見訪自言爲聞見所累弟謂靈雲見桃此亦見也香巖擊竹此亦聞也聞見安能累人哉因語及永明壽次弟謂永明見地未真陶曰何以知之弟謂永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以明得的故著宗鏡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豁然有深省處陶生死心切甚乃弟字公望爽朗軒

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友相逢政如景星慶雲
偶一相聚不可多得會王黃顧蕭諸太史爲我
致謝云吳縣有一無孔鐵鎚欲向貫城市上尋
一面塗毒鼓作對不知阿誰遭毒手者第乞休
已決數日內便可作無事人快哉快哉

李健翁

鶴母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園插菊柳下彈棋生
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卽好閱四月未視事

求歸不能卽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
江之水言之淚下

羅邦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
餐出有犒病者藥沒者棺計壺漿行李之類半
歲之內費不下數萬餘錢咄哉中郎乃以一官
累親家翁矣瘧來四月連牘乞歸尙不得請邀
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

長子昌先先生集卷之三
四
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紗如糞
箕青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實
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
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去客者獨大小何君
經年未得傾觴一吐爲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趣深泉石興衰圭紱
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
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滿芝蘭不爲不
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
理無常照雞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
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
月屢牘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
便當策蹇扣門與師共窮生死之奧不朽之旨

興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邱長孺

去歲一秦賈至曾寄邱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盜事甚悉長幾丈餘來札至突云無書邱郎偶忘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耶可怪世人無敢不答書者必如邱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何也他人無書必嗔嗔必怪怪必毒邱郎卽不免嗔然決無毒我理不須書一邱郎所喜者豪

俠之客妖治之容山水之勝病子雖吏吳兩載耳實未聞眼實未見口實未譚顧安得如上事與邱郎描寫之不須書二所見伊何案牘比簿也所聞所談伊何紫火圍也明見萬里也着實打三十竹皮也邱郎聞之亦當爲我解頤否耶不須書三夫以三不須書之邱郎而遇懶一忙二病三之袁仲子然則鱗鴻之未便踪跡之靡定賈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

佳五言七古及諸絕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是作者當爲詩中第一見在未來第一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六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

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旣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反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

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決不可觀邱郎
詩邱郎亦不須與觀之弟一病數月上官已許
放歸矣過團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

湯郎陸

弟以病得休挂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
節前後杖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
脾逍遙林莽倚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
丸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不

陶石簣

瘧鬼甚成就我畢竟成就我去快哉弟欲于燈
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徼君家兄弟盤桓數時
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曠假河海之渺論
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袁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
復人世間人矣有興便過天台入雁蕩涉南海
令弟儒巾籠頭恐不能偕兄當同我蘇和仲云
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爲之此時不爲直待作

閣老歸林下而後爲恐那時興寄轉闕耳如何
二兄去後弟爲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奉覽

王聞溪

一病五月幾往太山治鬼徼福得少痊然已面
如煙骨如系肘如戟移牘歸矣去吳無可戀者
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
之餘論爲恨耳

江進之

年丈欲弟忍者忍苦乎忍病乎若忍苦則吳縣
亦不甚苦弟與兄遊戲亦能辦之此不必忍也
若忍病則病安可忍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
不及片時而一勞道復淹淹二月尙不能起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
視事之知縣平貪庸甚矣年丈不諒誰當諒者
若復不信試至榻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石簣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
七十二峯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
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卻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
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畧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
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于何處倒換幸
一的示

曹以新

讀佳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柏疎壑昂霄不肖
迷陽苗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哉佳賜不敢不
領黃縑已繫水田衣上子墨便貯豹皮囊中矣
枯守衙齋望上官牘如望赦諸容面盡

華芝臺

不肖抱病謝事欲于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
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每會極口推服足下
云不可不一結識因欲徼惠覓一居停主不肖
初甚躊躇未敢汗顏旣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

身中自先全集卷三
丈夫相與豈必覲面而後稱交游哉且幼度雋
人不妄許可幼度友卽吾友也若不肖以言涉
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訝則世無男
子矣此世俗之見旣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
足下耶言昧奉瀆不擇市邨但屋瓦可以蔽風
雨墻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皆可
寫至此亦覺汗頰惟照原之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盡無人但其道義相與
傾肝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繩少解
鉛刀稍閒便欲追隨究竟儒佛之奧商畧生死
之旨而猜嫌忽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
肖亦望岫息心積衷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
殆亦天意焉病來五月雞骨支牀面貌如煙肘
指如戟宦心灰冷歸腸迫切不肖雖愚豈以七
尺易一官不肖行矣賤眷業已解維不肖俟印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三 五
交卽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驂鸞駕鶴
逍遙雲海亦當率行胸懷極人間之樂奈何低
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婦之所羞乎不肖
行矣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爲鬼神所罰雖
然安知不爲福弟性亢藏不合於世罪過坵積
眈眈虎視誰能原我者仁丈英聲華聞沸躍一

時去後之復是在仁丈

王孟晉

有官之樂卽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卽有病之樂
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
相隨是消息理苦樂相生是輪迴趣然則世法
豈有常哉以爲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爲苦
而逃之則苦亦樂矣唯有一種至人觀苦于樂
先故曰不爲福始耽樂于苦中故曰行乎患難

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識之其去莊周
列禦寇遠矣彭澤非八十日不知折腰之可增
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人猶
爾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爲少文之
五岳則當效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顧紹芾秀才

人生願欲決無了時作童生者以得青衿爲了
然一入學宮得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

烏紗爲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
前途爲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
則卽景爲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
而已矣且夫生之急於貴死之甚於賤審矣一
童子辨之豈必賢知哉然而今之作推知者恨
不一日卽三載也何也促三載有京官之利也
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卽八九載官翰苑者恨不
卽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

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于愛生
惡貧賤之心狠于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卽
賢智或不免焉愚哉貪哉病中勘得此機甚透
故果于拂衣

何常熟

身雖儻人幾爲儂鬼脫冠西行定出無奈丈英
聲騰躍不肖傾慕久矣共事以來僅一交臂而
失之無論肝膽未罄卽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

露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哉

朱司理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八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
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
病因于抑抑因於官官不去病必不痊今聞上
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
令臣行意挂冠神武擁被北窗天子不能行之
於臣下矧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

之理拚一黜廢何求不得而奈何草菅性命必
欲羈之縲之走豈無脛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
行走亦刻日去哉千萬轉達

朱司理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政無奈病苦
何耳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
美女贈人人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
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雖如美色病者得

之適以殘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爲
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
而實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旣爲下吏担当決
去稍需未爲不可但眷屬皆發孤苦之甚病勢
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張幼于

次君何名一時失記非難記也幸示已爲君家
兄弟得二詩隨當錄呈

諸學博
徐庶心先亂陶潛懶愈堅此不肖近况也欲一
日留地方何可得父老攀留見此中人心之厚
然不肖去志已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
雲落地之雪矣問長洲公當知我苦心諒之

錢象先

僕極口項斯久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
者曩於長洲亂集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

奚必波斯胡哉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爲多
方潘爲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蟲蝕木偶爾
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晏先生何必僕
也讀扇頭作是齊梁高手僕陽五伴侶耳小刻
奉博一笑

王百穀

衙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奇
談逸語驅卻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

賜益苦奈何

朱司理

乍脫宦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
其羽毛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著書數種畧有
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走性與俗違官非其器
萬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
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
人在明公勉爲之母遽生心坵壑也兩年爲格

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畧布區區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坵積唯足下若以爲可教也者
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
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朱華綠池之約
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網世法
如炭形骸若皓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
唱一咏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至

樂窮天地之奧妙發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坵壑不肖住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冊可待不

范長白

讀家邨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健羨羨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網縛

人遂令三寸之管截爲刀筆騷律之學飾爲爰書面貌塵土腰肢卷曲卽文雅若足下未得傾腸吐露一語吏道穢雜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病病又安得不卽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干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三十一
載爲配并垂不朽哉一笑

倪崧山

與仁兄共事一方未緣一通聞問大約手疲于
僉判眼疲于簿領心疲于錢穀腰疲于曲折自
無閒工夫通書問郵此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
同之耶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
物外人會做社友陳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
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岳之遊爲貯

美酒三十石可也

王瀛橋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極樂事心是病因苦爲
樂種第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

江進之

第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閨
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
卽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第已將進士二

字拋卻東洋大海候恩命下卽自上一乞休本
了卻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
尙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
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
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應現世情身
而爲說法如何

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

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第官未
嘗欲奪第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真具天
眼真不愧作天何也第實不堪作官奪官何害
官實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
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
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
覓甚麼烏舉人進士也第生平好作迂談此談
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怪井底蝦蟆不

得也一笑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
守坵壑計擲卻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
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一
朝到手滋味乃反儉于書生至于勞苦折辱不
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摧撞息機也辟如嬰
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

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家應考那得閒
工夫到白下傳言甚可笑舊說吳語可信一半
如此看來那一半也是虛的然則阿婆蓋盡與
人矣安得一毛屬自己耶笑不盡歎不盡

聶化南

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
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
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提牛尾永作逍遙

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楚中
爲第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爾時毋作大貴
人哭窮套子也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一終

